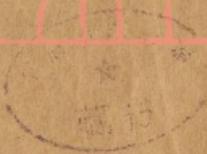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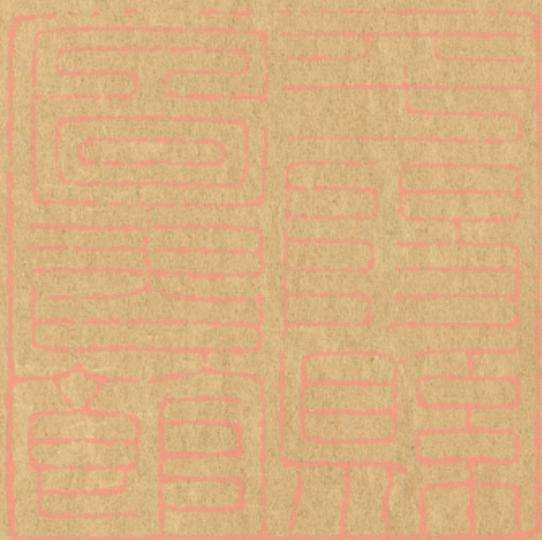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甌
海
文
苑

卷
三



1217





古籀拾餘序

德清俞 樾曲園

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然則古人之言未有不明且清者也如今讀三代之遺書類多詰屈敖牙而不可讀何歟及讀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與讀書雜誌乃知古人之言所以詰曲敖牙由於不明句讀不察字義不通古文假借之故若以王氏讀書之法讀古人書則凡詰曲敖牙者無不明且清矣鐘鼎文字具不可通尤有甚者王氏讀書雜誌附漢隸拾遺一卷於漢碑之差互難通者思過矣惜其未以此法讀鍾鼎文字蓋王氏於古音古義所得者多而於古字或未能盡識也今讀瑞安孫君仲容撰古籀拾遺殆爲王氏補其所未逮乎仲容好學不倦而精力又足以副之凡前所未識之文所誤仞之字皆以深沉之思一索再索而得之如匣喜之卽爲燕喜妄甯之卽爲荒甯成唐之卽爲成湯幽尹之卽爲

幽君皆犁然有當然有當於人心又據齊罇鐘之既專乃心證心
腹腎腸之誤文據周糜生敦之以召其辟昭事厥辟會紹乃辟之
誤解尤有功於經義他若據楚公鐘知楚公家能罍當爲逆據遣
小子敦疑左傳注甘讒當爲魯千千載之下考定形聲獨出己見
非有卓見而能若是乎又謂甲冑之甲或從衣履絢古或从夕据
古籀之遺文補說文之或體引申觸類如此者當不少矣仲容於
予爲年家子聞其周禮甚精博而未之見讀此足知其得於古者
深也余老懶廢學無能爲役而仲容介蔡君臞客乞序於余余因
憶容齋四筆載蘇魏公碑側定政宗爲側是致泉之誤竊歎近時
之書而烏焉之訛已至於此况三代遺文乎安得爲仲容者好學
深思舉凡測定政宗之類而一掃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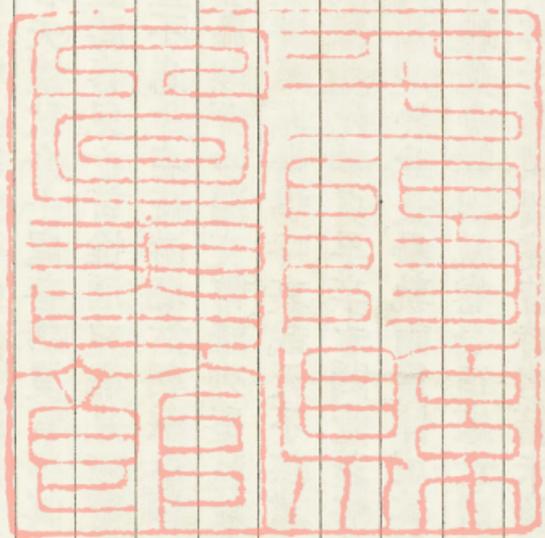
黃漱蘭先生誄

興化李 詳審言

光緒己亥五月某日瑞安黃先生卒於里第嗚呼哀哉天步方艱
貞臣告謝平陵之節士流悼其敬事高密之里人倫實其通德駿
邁英峙之慨絕於升堂龍門宗生之柯權於蔽畝東都祖道供帳
猶聞西旻淪陰飾巾奄盡嗚呼哀哉先生履貞亮之操懷止足之
分右軍誓墓志規遂初通明挂冠萌於知恥琅邪退吏差無囊被
微名許下閒居賴有酒尊相屬中壽未登厚夜遽掩成書顧託不
逮易簀之期皋復升號但劇憑棺之慟鑿鑿毀瘠又可知矣嗚呼
弘農會葬當且千人南郡刊碑豈惟一石綢繆風義遞敦古今余
往被春榮待傳秋御叔夜之在太學驚偉須眉郵良之顧達涂重
垂禩被哲人既往君子誰思自注余往有思君子賦爲先生作也滄海遙通浮雲遠
蔽賚磨鏡之具懸媿徐生賦翦紙之招信哀正則朝廷褒贈庶激
贊命之臣幽介歆歔藉述累行之典敬爲辭曰東南瀕海呀爲大

區翔陽賦燭靈濤灌輸賢達閒生炳緯應圖出幹王庭歸宏遠謨
世著名字人欽顧廚霜露中委風雲與俱厄歲急景奄摧碩儒緊
此碩儒誕惟洪族幼清廉潔滋熙滲漉焯手在掌誦口涉目汲峻
修綆鋒厲飛鏃董金躍冶瑀璧韞積厭飢騷雅塵垢桑濮負書且
過懿文善畜六合橫朗闔闔畢合裊然舉首閱肆無外庀材構廈
橐筆整帶慷慨澄清盱衡否泰隱鱗翕羽揚徽樹旆獄朝苞晚輔
轢耆艾鬱爲樑棟懲廢翫愒大雅宏達廣造士程軺車絡繹廉俗
夷庚南極牂牁東薄滄瀛甄微幽素震繫句萌來叩斯響有齟必
盈雖洒崖岸允砥鑑衡自昔句吳嚼蔚麻列纏牽坐累楊荇希悅
帝錫司命拯掖時傑頓其綱絃溯厥流別歸昌一鳴韶夏赴節漸
離技癢卞和拉血劇木曲景奪珠圓折魚聚縱壑鳥託惟叢峨峨
精廬表冠江東四學部別百房棣通竹箭咸與瓌璋所充漢宋合

轍矛盾寢攻禮頌師授餐錢歲豐遠圖不朽實惟我公王有程期
趨赴朝右夫懷耿介士虐善誘夏官卽眞尸臣密糾銀臺左遷金
商誰剖置膝喜兒亡苛惟酒宛雛見嚇靈鼉息吼獨歎遂遠罔卹
奇偶漏盡不息是名夜游翩然朝隱春顧松楸庾塵遠卻越颿徑
抽仰羨雲鳥類狎沙漚交幣羅列堅臥故邱明珠吐澤虛船觸舟
大命俄集賚忠九幽嗚呼哀哉天不憖遺人無自律里巷輟春寢
門撤瑟叔孫先死爨貞早卒永闕堂蓑終淪鼎實道蘊身霾名存
譽溢海內懸遲於此長畢孰謂震悼咸其親暱嗚呼哀哉天屬之
戚見星奔馳先令旣出執卷曷追家亡貞幹里軫大師侯芭負土
蔡邕制碑咨予孤蒙矯違昔時名籍未套服膺在茲禮數蕪絕誰
陳吾哀上爲世慟下哭其私嗚呼哀哉



孫太僕年譜序

餘杭章炳麟太炎

孟晉次其尊人仲容徵君年譜余爲序之既復出示其祖太僕君年譜十卷太僕晚清特立之儒也揚歷中外數至監司以持論侃直爲帥府所沮置諸列卿散地而歸終已不得大行其志譜中多述文學於政事頗略亦其執然也孟晉生二歲而太僕歿年十六復遭徵君之喪比入民國故老凋謝遺聞散失盡矣猶能據其遺著以成斯編亦可謂善繼志述事者哉譜稱太僕嘗論清儒漢宋門戶之弊以爲永嘉經制兼綜厥長足以通其區畛及徵君治官禮欲以經術措諸時用亦本其先人之訓也宋世永嘉諸賢與新安金溪金華並峙其後三家皆有傳人訖元明未替而永嘉黯然不章近世如亭林桴亭及北方顏李諸公廓除高論務以修己治人爲的蓋往往與永嘉同風顧弗能盡見其書太僕父子生七百

年後獨相繼表章之專著則有永嘉叢書之刻佚篇則有永嘉集
之纂括囊大義辨秩源流則拾南雷謝山之遺以成永嘉學案二
十卷最錄凡目則温州經籍志爲一郡藝文淵海自是鄭薛陳葉
與先後作者之遺緒斬而復續烏呼盛矣邇者太僕歿已四十年
徵君歿亦二十餘年世變益亟蓋與衰宋無異夫拯之者則誰與
然則孟晉闡明兩世之業以待人之興起者蓋可少乎哉蓋可少
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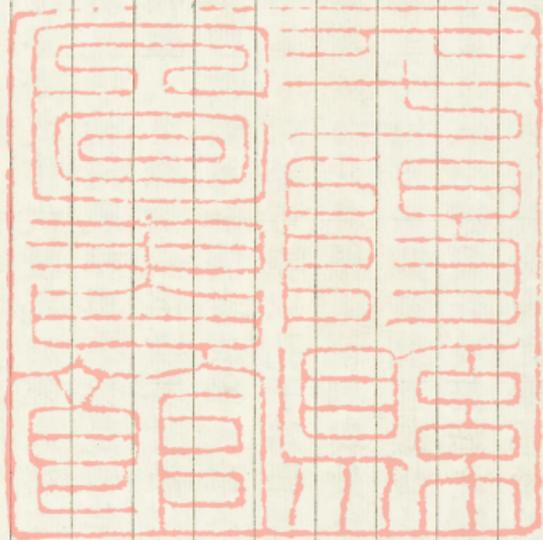
孫仲容先生年譜序

餘杭章炳麟太炎

瑞安孫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纂閱博其書已成者二十六種未
成者七種別有題跋書牘之屬不在著纂者不可勝紀先生歿二
十有餘年哲嗣孟晉次第爬梳得其綱領以爲古之爲學者與年
俱卻不述其進德之塗著書之歲則後人無以觀法因爲纂次年

譜八卷凡先生所自序與其尺札箋記皆盡錄之然後先生之學大明余按年譜之作大較起於宋人然太史作孔子世家必以魯公某年與孔子幾何歲相與排比是卽年譜之造端佗傳未有也何者將相顯人有殊功盛名者其行事必於國史按表紀以推其行事其年卽較然可知儒者成學大率不繫於王事則國史無可徵必推第其年然後可曉以孔子爲學者宗故舉此以示例後人之爲年譜者放於此矣顧處朝列與政事夫身遭亂流顛沛失據者其行事先後尙可攷雖歲閱百數後人猶能追譜之則朱子顧甯人之倫是也承平閒暇託於無能之辭若戴東原之徒非及時爲譜後之人何自述哉先生之學不後於甯人東原其散在筐篋者非其子姓又莫能理排比之亟有過於二公者矣余昔時慕先生爲學頗與通書而苦不能親覲又未盡見先生之書得是譜始

稍慊於志若其學術之大足以上通聖則旁開物宜者世人當盡
知之日月貞觀固非下士所宜贊也



孫藻田師七十壽序

李鴻章

道光二十七年鴻章舉禮部試與侯官沈文肅公同出吾師藻田先生之門先生以言事去官鴻章撫吳請主紫陽書院後文肅督兩江請主講鍾山今主龍門立朝二十年退而爲書院師者垂三十年而先生七十矣同治初大軍定浙時溫處兵備道爲督師者所倚任一切以軍興法取辦治酷暴鄉人列其狀致京師先生言於朝卽下督師者覆按先生在籍治團練地方官吏已不便其所爲至是皆欲傾先生督師者覆奏謂先生言不實坐罷歸昔寶應喬侍讀與河臣力爭海口之議又倡其鄉人官京師者抗疏論之以喜事罷諸城寶侍郎爲浙江學政因士民之憤發平陽令奸貪巡撫及按事之使者力持之幾逮治是二事竟得直當天下承平治制森列聖祖高宗之仁明枉曲者不得逞然機牙傾伏深矣勒

文襄阿文成名臣也而猶不免於清議庫勒納福崧之徒詎足論乎先生之去官鴻章方治兵力能白其事當是時朝廷詔書屢以調和責諸路將帥鴻章於先生既有師弟子朋黨之嫌又懼涉於歧梁洛蜀交爭之迹不能執公論以明天下之是非至今思之愧負明義然其後曾文正公數數欲申慰薦先生固謝之迺歎賢者之用之固不可以尋常測也韓慕廬有言吾儕官一品豈若秀水朱十以翰林歸田論箸不朽嘉定錢少詹亦云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田遂不復出同時錢唐梁學士亦以中年引疾歸三君皆至大年朱晚達其歸也以被排錢梁俱早貴遭際盛時羣材彙征照耀臺閣而超然遠於榮利有文史之娛無寵辱之驚其享大年宜也君子之出處顧其用何如耳伏維國家中興之烈邁於周漢師武臣力而文教益振二十年間直省開置講堂設局以刊遺書海

內相望有過於承平之時。此其氣象之隆盛。擬於東漢永平之風。非唐肅代以後所能及也。東南大都會。必有儒林大帥。任斯文之重。裁成後學。六藝四科。以待百年禮樂之用者。其事絕大且遠。溯自同治建元以來。如興化劉中允。吳縣馮中允。臨川李大理。湘陰郭侍郎。德清俞編修。及哲兄太樸。並以侍從舊臣。文章鉅公。相繼爲各書院師。而先生科弟最先。曾執筆侍成皇帝。與太僕皆以文學致通顯。經師學海。出於一門。神明強固。長爲後進所宗仰。往者天台齊侍郎兄弟。年入九十。優游里巷。人稱爲瑞溫台諸山。東附大海。神靈窟宅。代有異人。偉矣先生。爲講官。數言事。皆天下至計。最可憐者。道光季年。論廣西治盜事宜。咸豐初。曾文正請復講書舊儀。時以爲迂。獨疏爭之。在坊局已隱然。負公輔之望矣。旣去官。天下想望風采。以爲當復出。至於今日。論人才者。惜之。然使先生

晚而再起躋八座入兩府止矣論其所得亦孰有多於此者哉鴻
章在兵間十餘年爲疆吏者逾二十年志意非復往時而忝負天
下責望時事覺感無能補益獨居深念時有羊太傅之歎角巾東
第既未有期而迴念平日師友文正文肅僅得下壽今日望之已
如古大臣大理中允其姓名亦光於國史儒林之篇儕輩已就凋
零而海內猶存一師靈光一殿巍然天南神仙中人可羨而不可
企既感且幸開歲六日爲先生生辰師母林恭人亦登六十公子
來徵文爰舉石林東臯之事而以竹垞息園山舟莘楣出爲之迹
耆壽之徵以質先生皆翰林故實也山舟壽最高與夫人百歲齊
眉尤爲殊祥敢以爲先生及恭人壽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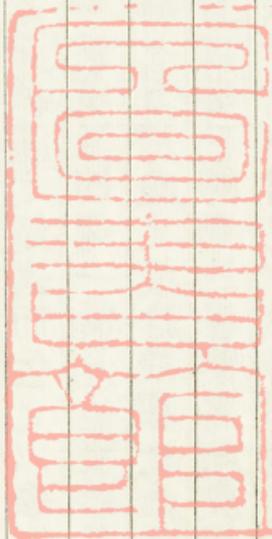
陳介石先生哀詞

葉爾愷

嗚呼遇不足以展其抱年不足以酬其德伊古如是者多矣况今

鈞天醉夢大地墨穴何獨於君乃悲慟其若此惟君道德之崇高
性情之篤斐器識之超邁而佐之以學術之粹美故其施於楮墨
發爲詞令籠萬派而趨一軌凡世之聆其名讀其文者罔不心傾
而足跂矧其爲道義之投洽歲寒之素文聞訃撞胸愴永訣於生
死嗚呼君以癸巳鄉舉於吾弟爲同歲而與余深交則自丙午京
師創辦旅學始以君之才氣磅礴淹貫百氏而其處事應物必斂
尋而就咫故其在學也訂教程立表經獨與我意見融洽若宮之
應徵洎乎蹤跡睽分我滇君粵猶時通乎素紙愴國是之變更我
獨蟄居乎滬涘而君往來南北逆旅經由必左顧而莅止痛海宇
之瘡深感龍蛇之陸起念聚促而離長每傾談而移晷何圖別未
一年訃告飛傳竟長眠而不起嗚呼以君體魄強固筋力堅卓宜
若可壽並乎黃綺乃以骨肉彫零悲懷填鬱中壽甫登遂爲二豎

所摧靡然而恆幹雖謝精靈不滅其灝氣英光與雁蕩山而並峙
而教澤之涵濡浸潤於士心者亦將共甌海溫江長流而不已又
况臨終正定神明不亂誦經卷而頂禮則君方解除纓絡脫卸塵
滓洞然於幽明之故去來之理所難堪者天末故人同調無幾知
我如君既未獲視疾臨喪僅能遙酌清醪望風而淚泚



讀陳止齋文集

黃式三

止齋陳公傅良之學本於薛良齋止齋作薛公行狀自言授徒城南薛公來教督之而已謝徒束書屏居山間薛公又過之問所治何業乃以己之所已得者對薛公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而卒學焉止齋祭薛公文自言初見梅潭教之專讀魯論迨適毗陵授以百氏書博我約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然則止齋之學得益於薛公者深矣薛公之學本於袁道潔袁公自六經百氏下至方術兵書無所不覽薛公既得其傳加以考訂凡禮樂兵農務求該通委曲可以施諸實用止齋嗣之厥緒益張是以奏劄詳明一時莫比而爲程朱學者溯彼爲功利之學而少之夫聖門四科必列政事講論經制安得以功利爲譏禹之九歌敘以功乾之四德和以利道義中之功利必諱之而不言豈不迂腐也

耶且止齋之醇於薛公觀其論君德內治欲合內朝外廷爲一體論政治欲減重征省兵薄刑專期民俗之富厚其答陳同甫書於朱陳之說各不諱其失同甫之意功成卽是德事濟卽是理止齋旣非之朱子以漢唐君相祇是天資闇合止齋則謂人有二三分之識斯有二三分之功用有六七分之識斯有六七分之功用亦有識已十分而行之不盡不得不降一格者斷無不識而闇合之理止齋此言上下古今洞見本原可謂不偏矣止齋熟於掌故所謂冗兵羨餘上供諸弊洞見一代源流其論井田之法不必如畫棋後儒皆從之足見讀經有法惟論封建之大小以孟子所言者小爲方徑之數以周官所言者大爲周圍之數疏於算學遂失至此朱子駁之後之學者正當因止齋之所未通蒐討而究言之不得謂經制之學可以置之不攷也止齋文集重刊於道光甲午

式三以有事未得與校對之役而書中列式三名謬冠卷首抱愧殊深今幸二十年後尙能讀此書而識之

陳先生墓表

馬敘倫

先生姓陳氏諱黻宸字介石浙江瑞安縣人也瑞安在宋時有魁人曰葉適陳傅良以性理文章經制之學與湘胡氏閩朱氏相頡頏學者宗之謂是永嘉之學清道咸間縣人孫衣言鏘鳴昆弟號能繼承其風然衣言昆弟仕宦京師又多接乾嘉遺獻稍稍傾側於故訓名物之業衣言子詒讓遂以樸學爲晚近大師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磋商爲鏘鳴女夫又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榘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

於外則支離而無歸言文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撫寫真實自出機
杼經制則自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遷移
之迹不能推原而究末所設施爲無當衡箸六齋卑議虬箸治平
通議皆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初主平
陽樂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既附緣矣會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
與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有爲欲爲保國會浙人汪康年
蔡元培及先生與虬意皆不然謀歸爲保浙會抵上海因主速成
學堂是自歷主杭州之養正書塾京師大學堂兩廣師範學堂兩
廣方言學堂終於北京大學教授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設端啓
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滿學者之
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學者以是厭伏初章
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某將逮炳麟黃紹箕孫詒讓宋衡

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而先生之主養正書塾也以教授
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義於五胡金元之迹反復而不厭又以孟
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是杭之學者莫不感張
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及諸暨趙某延主上海新世
男學報先生與其弟子數人囊筆其間益有發皇先生旣成進士
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
夙儒當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之教人一如杭州時遂爲提調袁
某所撫禍且不可測管學大臣榮慶持不發而張百熙亦不然某
因得解然大學堂爲四方羣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
興起至有投筆買劍欲效荆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決去
先生每資助之武漢事興先生方長浙江諮議局號召士商設民
團遂被推爲副理先生謀藉民團發難省垣以應武漢會巡撫者

略聞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靳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先生惇性
過人孝友於家周恤里黨信洽遠近在杭州一歲之暮將歸省親
有青田縣二農人傭於杭之郊者來謁先生率出銀五十圓乞爲
持歸先生曰汝輩素不識我不怕我用去耶二人曰吾鄉人皆言
先生可信故來託耳竟置銀而去建國六年先生見督軍會於徐
州知藩鎮之禍皆作憂憤現於辭色及夏假歸卒遭弟喪以慟致
疾遂卒於家年五十九先生學行詳於其孤所述行狀敘倫從先
生久謹次其大者及諸孤之所不及知者揭於先生神道之原以
示後世弟子馬叙倫謹表



讀鄭氏太平經國書

黃式三

鄭氏名伯謙字節卿永嘉人永嘉之學以經濟名景望伯熊景元伯英當時有大鄭公小鄭公之目而節卿承其家學著太平經國書十一卷教化篇云讀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槩過於朝不敢混於士大夫民志之定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也內治篇云周之宮中府中合爲一體漢初士大夫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所不至者惟後庭爾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官吏篇云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賢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其止於有力者則大司馬立法而征之上者爲府爲史次爲胥次爲徒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歲更處而迭爲之吏無所病於民而民無所苦於吏養民篇云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至於今民無以

爲生矣而又從而賤削之則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
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之餘如先王之季世也節財
篇云膳夫庖人酒人司裘皆曰不會彼賤有司也而與至尊較出
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於勢不順惟財共於有司而九式持於
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有司不敢違式法而過共此
皆言之醇粹可以實施諸行事者也惟攬權篇云施不測之恩用
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此近於術士
之詭譎稅賦篇云畿外諸侯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
爲貢又云家出一兵甸出一車皆非周法矣昔陳石士宗伯勸温
士刊此書令式三用數日力校之今復綴記之以明宗伯之意古
書醇而無疵者蓋少節卿書已近醇此宗伯所以重其書也歟

老泉審勢篇云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

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與鄭氏攬權篇之失以告陳宗伯宗伯答之曰此蘇學也式三即舉審勢之文以爲證佐宗伯是以并筆於此以誌思舊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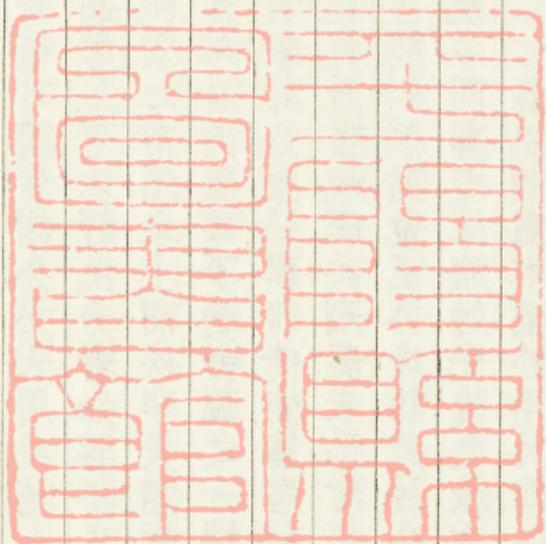
讀薛良齋書并傳

黃式三

良齋薛公士龍名季宣易河圖洛書辯書古文訓後儒皆議之年止四十所學未成何足怪然學以經濟爲主實宋儒之有用者也年十七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因得從袁公澗學後乃青出於藍具有實略初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少能以誠心感上吏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如意金亮叛盟仕江淮者無固志公誓與民俱死守以善行保甲防堵有法金兵退人心不搖當是時上吏多欲薦之因交辟之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事乾道五年以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對

進三事一言治體有本末躬親務親騎射本末倒置願遴三公之
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學問求治道二言冗
官冗兵三言虛稅皆中事務有旨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明
季大臣數言上復召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
收流民以實邊因舉奏宋端友詭稱招集事拂虞相意虞相白上
命覈麥田命視鐵錢事或說公見上宜少自紓毋與當路忤公不
聽卒極陳之且曰臣妄意推本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
聰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
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
諛說者察而不去宵旰十年觀今何補上欣然開納上患士之好
名則對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
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者多

不稱職公有治績還對忠直上甚喜道進官二等除大理寺正奏
稱論薦皆報可聞者謂公必大用矣越七日出守湖州公至湖興
利除害甚悉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以事格於上吏在湖七
月遂乞祠改知常州未上而疾卒夫儒者之學必以經濟爲大是
以聖門言志浴沂風雩不過舍藏之一端兵農禮樂各有酬知之
具此爲實學薛公生平參前倚衡爲居敬之功大本旣正書自六
經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未悉考復留心於古封建井田司
馬法其自婺州召對也王公炎訪政於公對格心正始建中興之
業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舛先後之敘方今兵驕民困未免蕭牆
之侮惟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
耳去位可也然則公之學可謂知先後本末矣惜乎史不詳而學
案傳復略之也薛公事陳止齋集有行狀呂東萊集有誌銘



雁蕩金石志敘

劉光漢

甌越以東古稱澤國遐稽山經有甌在海中一語蓋草昧初闢地
傾東南島嶼孤懸環以碧海宛在中央望若神仙界絕不隣與百
閩同試徵雅詁水中可居者曰洲此之謂也似禹奠九州教被東
海會稽以南車未臨蓋島夷之區與陸懸絕書言卉服織貝殆卽
甌閩之民與及沙渚淤積滄海揚塵東甌片壤與平陸連故文蜃
輸琛語詳王會無諸宅國奄有海邦鱗介之民襲以冠裳夫甌土
多山首標雁蕩積水山巔厥名雁湖蓋皇古之初洪水汜濫波與
峯齊其在書曰蕩蕩懷山襄陵雁蕩錫名殆含斯誼及水落石出
山露四周崖石低窪以潴蓄水故山上有澤象符於咸彼昆侖之
山巔厥有龍池以此方之其例一也夫其因地之險得勢之峻東
矚滄海北俛天台子晉之所縱游昭明於焉勒石唐宋以還象教

蔚興梵宇琳宮高插雲表鬱山海之奇觀作仙靈之窟宅風土清
嘉甲於南戒爰有名賢碩德墨客騷人鑿險探幽登高作賦咸遺
墨寶用誌勿忘惜宋明以前箸錄者鮮惟雁蕩志書徵材廣博金
石遺文咸與甄錄特例非專門詞多疏闕學者恨焉樂清蔣君卜
宅雁山之麓所遇豐碑斷碣捫苔剔蘚榘摩挲掇拾殘叢積久
成帙又慮年湮代遠金銷石泐湮沒良多墨本流傳久遠難期爰
以類區別薈萃成書意有詮明咸衷史冊書計二篇顏曰雁蕩金
石志雖探奇搜祕地限名山然九曜石志之編五岳貞珉之地撰
箸之例有開必先茲編遁途遵軌競美前賢此則永嘉文獻賴以
有徵而東浙山川因之增色者也予束髮受書卽慕雁山之美他
日東裝南遊徕徕雁蕩龍湫間一攬峭壁懸崖之勝拭李氏之殘
碑辨阮米之翰墨以穆想鄉先生之遺風則此編所箸錄者咸克

一一睹其奇而寰宇訪碑此其嚆矢矣爰書數語用質蔣君

雁蕩金石志敘

何士循

大荆蔣燧堂先生卜築雁山中足跡不履城市余三至樂其名可聞其人不可見蓋古隱君子之流歟今歲六月自大荆回縣取道雁山相遇於謝公嶺忽忽分道去卒不獲傾蓋深潭一抒積慕正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使人可望而不可即益爲之仰止不能已已今將乞假去其哲嗣仲冕孝廉忽以雁蕩金石志見示此固知爲先生著聞之數年前而思得一見者也檢點簿書之暇時加披覽見其探奇搜秘甄錄無遺別類分門釐然有序雖非有周鼎商彝秦碑漢碣希世之可寶而於雁山數百年之所有邑乘之不及詳載者無不躬履其地目睹其物求之榛莽登之簡冊其眎世之講金石者但據拓本爲審定執藏卷以吟哦不尤爲逸興之端飛

騫親切而有味乎予性耽山水尤嗜金石到浙後補官得樂清既
喜境內有名山意其中必更多古碑碣足拓平生之未見乃前此
在樂二年以事往來大荆夫容十數次抗塵走俗未遑一入雁山
繼得一至僅于大龍湫龍鼻洞見有摩崖字觀能仁寺外宋大鑊
喜其內繞腹有沐浴身心銘詞欲搨之而卒不如志去春今夏得
數數至不過行道投止借梵宇爲行窩又每至必遭風雨不能一
出訪求古蹟今得先生此志讀之使古人游跡之所到題詠之所
留一一如在目前不覺爲之一快而於吉金樂石之外兼收瓦礫
拙筆亦轉覺相對汗顏及讀先生記中娛老之一言蓋用自嘆宦
承援及海浮沈白首而不知止顧後安得如先生嘯歌優游於二靈三絕
百廿峯間高世而絕俗翛然而自得也哉

鄭孺人墓志銘

李慈銘

鄭孺人名蕙字雪蘭浙之永嘉人平陽殷君執中之副室也華蓋
一峯實應嬖女甌水卅里別爲江沱孺人父松巖母林生母馮榮
陽舊望代振衣冠洛浦風流偏鍾洙淑孺人幼徵玉燕慧過金鑾
桃李映其穠姿芷苴播其芬質爰操觚翰美著幃房歲在辛丑災
纏回浦城震白鼉之鼓江照青犢之烽時殷君以知府銜福建同
知練兵鄉里霜羽承檄絳襪從軍率惶中義從之營散城頭子路
之黨單騎朝涉重圍夜穿以官兵至一郡遂得全焉泗州義徒咸
推辛讜南陽婦女皆頌趙熹松巖幸危巢之得安祝善人之有後
謀之愛息屈以少房孺人慷慨請從婉婉聽命願助逵於遠氏甘
爲奴於穆姜時年十五遂委身殷君焉華年碧玉嬌繫香纓滿斛
明珠艷馱寶馬燭花盈路爭迓靈芸碧月當簾新栽絳樹螺丸屈

硯門卻扇之新篇
螭子綠釵識宜男之佳兆
女居樂菜莒之采諸
姬殷蘭芍之貽庭
娥娥以三妹帳鸚鵡而雙笑
蓋閨中勝事於茲
爲多矣無何殷君佐郡漳南
孺人留居長樂海波朝夕常寄魚牋
梁岳烟霞遲迎油壁楊柳登樓之什
葛蕭憶遠之吟未嘗不勉官
守以清風勗稿碁以遠志東方千騎
喜夫壻之獨殊南部七城傳
細君之篇咏焉既殷君反次閩江
卻居霞浦西湖春水汎官舫以
聯吟長溪白雲喜家山之可望
以畏父母暫辭陌上之花見此良
人親擁江頭之楫方且期歡百歲
誓愛三生眉黛可餐絕念白頭
之怨鈿樹有秩將分紫泥之榮而稟命不融穠華易謝未斷裁綯
之寵偏徵脫鞵之襪鉤印莫懷簪珥先委以同治十一年壬申十
月廿七日得疾卒於福鼎之寓舍漢濱珠墜巫嶠雲沈傷鸚鵡之
呼人指鴛鴦以殉葬何耶慟訣空憶雀護之題詩小妹悲思欲製

令嫺之哀誄計自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十二日得年二十有三焉孺人少喜讀書偏能記誦殷君始授以列女傳遂知儀型芬懿跂迹珩璜粉印青編不離素手麝凝墨點常在朱唇尤愛楚辭及杜工部集玉窗倦繡輒取評量銀燭向晨猶聞朗誦蓋湘江香草已傷飲泣之心蜀道曉鶻遂有斷魂之恨平生作詩至數百首臨歿命悉焚之斯又優曇已空靳留其香色矣薤旣拔欲絕其纏綿不求語言之工恥入婦人之集者也殷君愴深墜鏡憶切新鈔收拾錦囊猶盈緗帙刻爲素心閣詩草一卷旣傳堅木欲壽貞珉元相悼亡亦譔仙嬪之志東坡作偈曾書朝雲之碑以余與君弟萼庭刑部同官京師久叨夙契屬以文字紀厥靈芬嗚呼瑤渚星辰自懸天上馬塍花藥猶在人間在昔太府鍾情表廣陵之外婦明經追色銘河內之夫人遣彼悲懷非無恆例靡蕪可采莫樵

齊女之墳環佩歸來永認霸陵之石糸以詩曰

展矣斯媛生東國兮能知所從心儀一兮荃彼蕙生協闡質兮胡
促其年茗冀玉折兮有繫斯土安弱魄兮我彰其幽冀不沫兮

孫仲闔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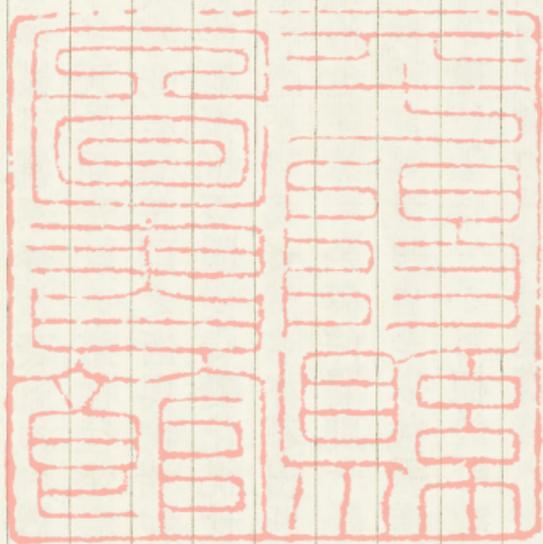
章炳麟

余始因宋恕平子識仲闔平子者仲闔姊壻素負材牢落不耦而
仲闔承其先人侍郎公學搏心經制用有世之略初以通家謁直
隸總督李鴻章嘗教習水師學堂提調軍械局以知縣用歸主瑞
安縣中學堂及武昌兵起浙江應之奉檄署瑞安縣事民國初入
京師供職鹽務署余時以東三省籌邊使解官被禁仲闔顧時時
來談經引篆意氣清發自忘在鞅絆中也如是數歲黃陂黎公繼
大總統任黎公故習業水師念仲闔有師道特徵充府顧問兼國
務院顧問國史館纂修地雖清峻然未嘗一日得與政事後十年

而歸以鬻書終其身至民國二十三年而歿以仲闓學行之劬得
其時雖至卿貳不爲泰逢遭衰亂抱利器無所施蓋與平子際遇
無大異平子天性屈奇旣失意往往侘傺不平或時爲玩世狀而
仲闓守其鄉先生葉正則之術與物端和動必由禮乃亦奇觚於
世如此其作篆根柢深固從心變化視世所傳常熟楊氏安吉吳
氏書雅鄭相絕不可爲量然名亦不出浙東以是知世之識眞者
寡亦不遇治世使然耶余與仲闓別十餘歲各皤然近七十矣常
冀其來紀我而仲闓竟歿自是以往吾道益孤矣誄曰

彼隨珠兮不琢彼籟桂兮不可植於町疃嗟夫子之經奇兮繫漢
宋而同貫甯懷寶以迷國兮固遭時之泮渙鳴鶴之在陰兮自前
哲而故然操一枝以華國兮世猶狎以爲近玩塊抱蜀而下世兮
曾未伸其豪翰吾悲夫宋子之徇齊兮擐短衣以蔽馭子吾繫此

匏瓜兮亦擲落而無畔與夫子而參會兮終不登於高岸諒長夜
之未暘兮誠委命其何怨



洪敘堂先生六十壽序

許乃普

夫百嘉如意焦贛揲其占三壽聲聞徐幹襍其論自來弼彪魁士
矻厚閎儒類皆福祿成林曼延隕祉宣力於蕩侯之代提釐於大
耄之期然而金松綺柏祈禱之媚辭也考古者鄙其諛矣雲篆龍
章梯仙之秘籙也達觀者諷其惑矣則欲介景屏帷揚輝輦繡可
不準法言之迪檢以陳成相之牧祺乎如我敘堂同年者蘭芬卬
歲玉照觸辰燈盞則四聲善呼鼎銘則三月能辨驥齒才脫龍文
早斌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管輅一鬢之儻誰鬪其旂鼓
裴秀後進之雄合推爲領袖旣而擢槐科掄桂科魚躍龍門爭思
燒尾鶴鳴日下斗欲摩翎乃坊間之錦雖工鏡裏之花難折衫遲
利市席領齋生旋考補官學教習庾信之到北方文名灌耳樊深
之在太學辨口懸河此君之才望也夏侯淵雅詩表性情鄧禹文

明史褒醇備靈蛇之珠固耀醴泉之旨尤甘其教習期滿待選中
銓將離訓胄之班去典牽絲之宰在瞻雲目倦作吏心忙者必且
刀誇製錦手試裁花而君以爲建康酒醇弗逮蘭咳之潔李常絹
美不如萊綵之歡於是辦嚴旋里馨膳承顏行慈明之觴勝比張
酺上壽掛毛義之檄何須仁傑思親至於友恭弟冕瞻卹疏屬則
陸氏東西之屋不分兩頭劉家大小之宗無私尺帛此君之穆行
也或疑君度形量腹喜方惡圓圖中自贊乖崖名下舊聞冰蘖未
免金山太峻雪宇徒寒不知狄成者諂耳之音橋泄者倚魁之行
君避僧眞於床側畫楊震於寢門水淡能甘筠貞不折况乎辦艱
屣齒能爲貧交謀曲突之黔鯁等魚頭偏以讜論下折腰之拜任
黃門家同布素好貯牙籤禰正平名動公卿勿投毛刺此君之德
操也今夫洪鐘應霜方耀副月之寶神劍截玉始名傾城之珍癸

已冬君補甯陵令甯陵者中州凋劫之鄉汴右劇旁之地口錢租
布穿漏綸綿捉驛簽提徵徭控惚君大裘遍覆幹翮雄飛撫子庶
若牧羊先勤善守威吏胥如臥虎首革橫征鏡朗懸堂甲長獻甘
瓠而歌舞鍾靈辨盜丁男棄牙弩以耕耘君座師伍寶生先生陳
臬滇池停輶梁苑看赤心之揭榜喜慧眼之傳衣倒屣迎賓飛章
延譽察中牟雉異便識魯恭問密縣蝗遷大驚卓茂此君之政績
也在君方且冰襟如故鶴貌彌清師李平履尾之箴法揚子捭敬
之誠豈知口充旣蘊洪竿自臻名註琅書宜得雲英仙耦癖嗜福
時却多風月佳兒以今秋望前三日爲周甲良辰值齊眉華慶房
中曲奏合襄陽樂府之聲桂樹花開分句漏丹砂之色普羽欽威
鳳翅接詳鸞頌清德碑高那禁額手望老人星遠還切介眉所願
丹宸書名琴堂報最種萊公雙柏靈壽千年選劉寵一錢太平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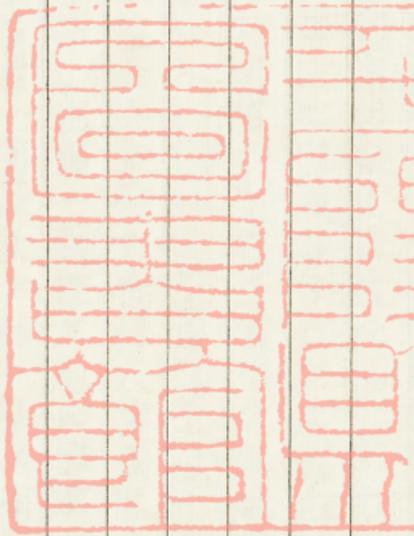
歲今日書傳南鶴請歌東哲之長生他年瑞上巢烏試看趙侯之
大拜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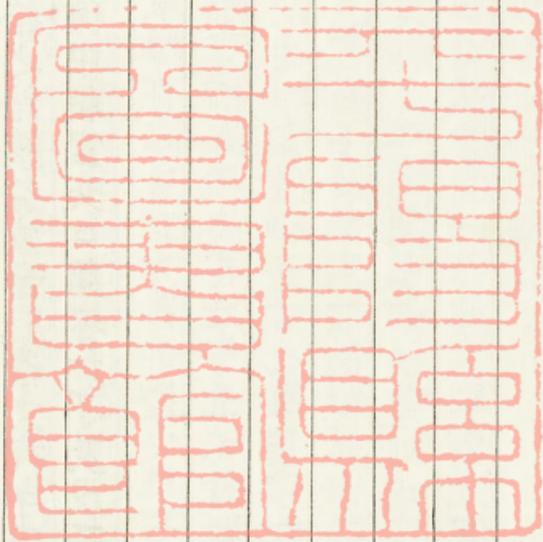
跋孫太僕師書君子居後記

張士珩

珩十二齡時以詩卷受知於執友琴西太僕公與伯仲次韓瑾卿
兩兄同伸負牆之敬獲聞緒論始稍稍知所祈嚮迨公布政江甯
奉太僕召見其從子詒績家君請婚於珩姊子訂約而歸歸四年
公弟止園先生詒績就婚金陵公寓書家君季郎聞甚好學曩見
詩筆俊麗想哀然成集矣吾輩子弟所貴博極羣書能爲沈博絕
麗之文乃卓然有以自立衣言每恨少年不知讀書今則老憊雖
有書滿家不能爲我用矣所願與諸後生勉之阿煒如留甥館亦
祈督令讀書無妄出門幸甚阿煒詒績小字也開敏能文英英玉
立光映照人見者咸驚歎其秀慧決爲門俊國華吾兄尤器異之

比拔翠萃廷試受戶部七品官家君趣之將家之曹躬爲治裝伯
兄亦厚伙給之詒績益感奮勵學文祠宇畫銳進莫當駢散文皆
有矩矱可循中朝官交口薦譽如不及戊子秋感時疾歿於京邸





會稽三賦跋

繆荃孫

會稽三賦三卷宋王十朋撰史鑄注道光丁酉杜春生景宋本重梓取以校湖海樓陳氏本祇得譌字數處陳本爲汪蘇潭吏部校亦甚精核惟風俗賦菱歌注云舊注菱歌調易急按文選本是采菱調易急景宋本留墨臺半行陳本刊去按語氣未畢下疑有辨證之語未刻者宜仍舊觀不當削之也愚齋注此賦引用書近多不存如僉山引許慎淮南原道注云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章亥引慎地形訓注云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二條引太康地記云諸暨境土諸山出第一屨桑文采如博棊方正駢次有如畫作可爲屨編上品者一兩至數十萬一條爲孫畢輯本所遺賀知章龍瑞圖經三條亦出道藏李宗諤重修本之外餘周易略例顧伯邨詩傳類證蜀王本紀吳錄周處風土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

記夏侯增先地志盧驤西征記會稽典錄襄陽耆舊記廣州記武陵龍輿地志南越志地理圖十道志晉安海物異名記圖經越州圖經濠梁圖經名山志復齋漫錄隋唐嘉話崔希裕纂古遜齋間覽殷芸小說談助遁甲開山圖僧史續仙傳石氏宗譜洪興祖補注楚辭皇宋百家詩選會稽覽古集蔡寬夫詩話各種卽晁陳書目亦多缺略碎璧零璣皆堪寶貴鑄自序云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目熟乎見者則從缺略實足爲注書之法不僅取材之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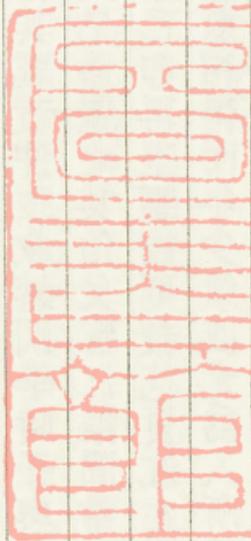
孫叔芑墓誌銘

楊晨

嗚乎以予寡于兄弟而連哭內外兄弟之喪若叔芑者有才無命則尤可恫傷者今其子以志墓來請予何忍言而又何忍不爲一言乎哉憶予同治己巳就婚瑞安時叔芑年才十四已蘄然見頭角後或歲一見或間歲一見輒驚其進學之勇才識之闕時其從

兄仲容以經學鳴於鄉其家欲紹科第每望其與予及叔芑爲舉業於是招其戚黃仲弢叔鎔同學時予與仲容已舉於鄉已而叔芑及黃氏兄弟繼之其伯父官江淮間常以書相詔勉予幸先入詞館光緒己卯再至甥館則叔芑自江左歸亦好經史時務詞章之學談論愈相得而年少氣盛尤爲人所畏愛雖至戚材學如宋燕生不甚相中也送予至梅雨巖觀古題名石刻慨然慕陳止齋之遺風流連日夕乃別去予歸未幾忽聞叔芑之赴悲不自勝以爲失一良友其伯父書來未嘗不痛惜之蓋仲容學最精博著述甚富而於持家涉世不如叔芑才後其從弟伯陶以優貢得知縣仲彤以選拔得京官亦皆先後謝世仕宦遂不如黃氏之盛今予歸老田里憚爲遠行仲容家居爲老師宿儒名播海外而謗婁騰于黨人學不傳于鄉里每念時勢變遷輒稱道叔芑不寘云叔芑

名詒燕號翼齋父嘉言縣生員母陳宜人以太僕劭聞公侍郎止
菴公爲伯父由光緒丙子舉人授內閣中書娶林氏生成豐甲寅
卒年僅二十六子延第中書科中書延畛出後從兄詒穀以難蔭
得官延俊殤延綬貢生皆能向學以紹其家然則天之靳叔芑以
年而或大昌其後以興孫氏者尙庶幾焉
天之生才可知而不可知嗟乎叔芑才不世出而竟止於斯不於
其身於其子孫庶有塞予之悲沒世猶稱眎此刻辭



雁蕩山志敘

錢維城

天地之力大矣其奇怪恍惚能窮人於耳目心思之所不能測然而藏之幽昧黯習之地龍蛇守之虎豹魑魅眴睒其中深林巨壑塹塞其外雖奇絕不自表於世人於天地其渺小矣然其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研說雖極險阻蒙祕造物若有所甚惜而不輕示人者往往繼而出之搜剔深隱以號召當世誇諸後人夫天地果無所愛而靳之人亦何求於天地而必抉摘其隱怪使一一無所匿哉凡物以見用爲貴卽天地山川何獨不然其情固兩相待也牧齋遊黃山作記數十篇余取而讀之飄然置我於天都始信峯下朝日未出雲氣瀟蕩於吾側也客有好游者盡橐中金遍歷五嶽及海內諸名勝作詩千首示余余茫然嗒然若臘屐負笈執策而隨其後信哉山之奇以人傳人之奇以山傳也東南之山其

在浙者必首推天台雁蕩雁蕩雖晚出於宋而其名已見於唐其
奇尤非天台比余幼而耳熟焉壬午冬奉命視學浙江冀得一遊
癸未秋九月方試桔蒼有以雁山志贈者余覽之蕪雜不足觀又
數日將下温州舟次石門或挾二帙立道旁余問之曰樂清諸生
施元孚世居雁蕩山下走宿其中者數十年凡山之一木一石無
不周覽焉病舊志之疎而舛也不憚搜考爲志十卷敢正之執事
余受之返舟中盡夜漏讀竟歎曰是雁山之志也夫山以奇名且
千百年而斯志之成必於施生之手其有所待也夫夫天地能出
其奇怪恍惚之境以供人之求而人之性情或不能專嗜而篤好
矣而其文章或不能揮斥刻露以窮極其變態能窮之矣而或爲
世俗所牽或宦遊走他郡不能竟其事三者不可必合之數也又
安能無所待也生且老不爲世用自以此爲淡泊之業然山之奇

由是而益傳則生之名亦且不朽山有待於生耶生之有待於山也

按右文見茶山文鈔三温州經籍志載施元孚雁山志十三卷而未錄此序蓋自曾唯廣雁蕩山志風行海內則近人幾不知有施志矣昔人言地志新志出則舊志廢然則推輪之功固不可奄讀此篇蓋有所興乎編者識

雁蕩山建寺募緣疏

虞淳熙

余聞司馬頭陀水法於體如師其法自僧一行而山河南界盡於雁山其水爲蕩爲泓爲瀑爲海長遠矣師尤整心向功德珠王之吐日漱華池鼓潮音誦大悲咒者二十餘年巖溜滴穿堦砌爲不顧也昔蕩山僧依大樹縛屋乞金錢作室而師雖名乞士不乞錢何得有屋比十八寺試其家水法乎吾同年曾膳部金簡急憇愿之乃出山來觀五湖之水謂宜芙蓉稱芙蓉山也汲水淬刀筆縷所注二經蓋觀音勢至合而登兩芙蓉仙仙西逸矣首乞四字於

我我先投以淳熙通寶而題數百字今乞數萬緡於諸泉府必有
應者室居一佛二土工比戴顒其名曰脫砂緬甸烏絲不能尙也
負以入山甯似當年十八羅漢五百應真之空座哉金簡前契龜
齡而春與流水長者輩爲導泉府之源終創仁祠一區合頭陀水
法諾矩那甯至孤立雁山乎爰學峯前兩大石合掌和南從師乞
施其應必如此山在谷之響

按虞淳熙字長孺錢塘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
中此文曾唯廣雁蕩志失載見其所撰權務山館集十九亦足
補甌海正續集之未備也編者識



孫藻田學士師止庵遺書序

孫雄

共和十有二年歲在癸亥仲冬之月瑞安孫君季芄以尊人藻田先生所著止庵遺書將付梓人屬爲弁言書凡七種曰止庵文集四卷止庵詩集二卷止庵詩補一卷盤阿草堂詞一卷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陳文節公年譜一卷東甌大事記六卷此外經籍史志眉端評校之語及筆記雜稿擬別行編次不在此例雄於光緒丙戌丁亥之歲應上海求志書院史學掌故兩齋季課屢列首選得附韓門弟子之籍維時先生已年屆八旬雄又旅食四方未獲時時執經請業辛亥國變以後蟄居上海與仲愷季芄爲文字之交蹤跡雖稀性情默契淵源沆瀣良非偶然季芄殷殷以此爲請雄雖不文其何敢辭先生初官編修卽肆力於實學聯合同志勤求民瘼奮然將欲有所設施道光己酉典試粵西旋奉命提督

學政所至堅卻守土官例餽例宴按試各屬甄拔真才揚清激濁
又以校閱餘暇問民疾苦庚戌應詔上疏痛陳疆吏之紛飾守令
之貪污軍律之放縱風俗之偷薄因請獎節操崇經術起敢諫之
廢臣搜通儒之遺著推轉移之本極責難之恭又嚴劾軍機大臣
穆彰阿弄權誤國比之秦檜嚴嵩請重譴以謝天下一時直聲大
震此疏雖已焚稿世莫得傳而今讀文集所載應詔陳言及敬陳
管見諸疏又與鄭夢白在文襄諸書猶懍懍乎有生氣焉南宋浙
學雖分數派皆根據文獻之傳與閩學之流於虛憍者不同永嘉
先哲薛鄭陳葉諸大師尤能上下古今各抒偉論蓋諸老平居持
論以爲性理或牖於空談經濟乃發於實事二者必須貫通方爲
有用之學先生紹前賢之墜緒質當代之通儒以史學爲己任而
充之於事功其掌教江浙諸大書院也翁受羣材化以時雨隨其

性質學業之毗陰毗陽見仁見智引繩削墨而納之中正之途導之聖賢之域隱然有東林講學之遺風仰承浙東之黃萬旁及冀北之顏李不襲理學陳腐之言不撫訓詁破碎之說親受業者咸卓然有所成就假令先生不於四十之年遽遭意外之挫折得君專而行政久垂紳正笏發抒平日之所志所學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其所建樹上之可與伊傅周召比隆次亦當與陽明王氏爭烈近世曾胡左李諸勳臣或且望塵而弗及焉甯止施小惠於里黨培後生於庠序而已李文忠沈文肅均爲先生丁未會試分校所得士平日落落罕通尺一之使鄉人有以千金乞爲介紹之函者先生力卻之其風節之高如此百世而下讀先生遺書者猶將想像流連聞風興起而况親列門牆者乎先生墓碑爲繆蓺風先生所撰季芃又以宋平子所爲先生學行略述見示平子名恕先生

第四女夫也與雄亦曾有一日之雅其人才氣橫溢憤世嫉俗所述先生學行詳瞻而微近於煩複且或參以己意然平子一生論學論政之宗旨觀此可得其大凡其論廢史之禍與宋代閩學及明清科舉末流之弊至爲痛切昔者光緒甲午之敗戊戌之變平子私憂竊歎悲憤不能自己曾不數年賣志已終知交咸深惜之今者天地易位九州鼎沸政體之變革已一星終矣後顧茫茫恐蒼蒼者天尙未至悔禍之日先生與平子在天之靈念及時艱正不知若何喟歎而雄與仲愷季芄二子飄泊風塵側身無所慨人民之非昔冀日月之重光煇字不足以療飢鑿楹慮難於世守能無撫遺編而動無涯之感愴乎

樂清朱母陳太夫人墓誌銘

章炳麟

予少女適樂清朱鏡宙鏡宙少貧而體弱不良於行父太公性忼

慨好酒及客家事一以任其母陳太夫人自鏡宙三四歲時未嘗
一日去母懷及長仕宦父母皆前卒既伐石爲太公樹表時時念
母欲刻銘未果每念輒頭痛夜輒寤見如平生覺痛轉甚至口戾
目眈醫工所不能治欲書其事卽又痛刻骨且不成寐如是半歲
始執筆爲事狀以來按太夫人樂清之虹川人曾祖德聰清歲貢
生祖茂祺國子生考存德鄉飲賓年十九歸于朱朱氏兄弟分居
而太公取薄俸又以訟破家太公藉教授自食有三子二女時從
牧豎飯牛家雖困太夫人謂鏡宙能督之讀書事師未嘗失禮歲
時設宴必有酒肉或不給則損衣服奉之平生未嘗御絮纈雖霜
雪袷衣棧如也年四十九患上氣舌重病篤不肯言獨自解鹽湯
服之子女繞牀請進藥時適有銀幣八分以購藥藥來火齊未成
而歿時清宣統元年八月十八日也予以爲精誠所感深矣自念

少壯嘗趨候長姊姊適病困不時見去宿他所詰旦復往候而姊
歿矣慟不能止自是每夢姊明日必作疾眩冒悶絕更五六歲始
已夫以同氣一哭泣之哀應猶若是况屬毛裏而感終身者其創
鉅故其楚深其情摯故其言不能文也不可以不銘葬地及子女
名爵在太公表中故不著銘曰

傷哉貧也周身斂形無以爲禮也比其有之而又苦親之不泊也
情發於中寤寐墜螿以及其膚體也銘可鑿也報其德未也

